



梁 信 著

紅色娘子軍

中国電影出版社

电影文学剧本

紅 色 娘 子 軍

梁 信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61·北 京

紅色娘子軍
梁 信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前单合觀寺12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9号

財政經濟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全国新华書店經售

开本787×1092公厘 1/32 • 印张3 • 字数: 56,000

1961年6月第1版

196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統一書号: 10061·224 • 印数: 1—25,100册

定价: 0.30元

內 容 說 明

1930年，在战在海南島的中国工农紅軍蔡屋独立师成立了一个娘子軍連。这个剧本就描写这支拿起武器的穷家女儿的戰鬥故事。

剧本的主人公琼花是恶霸地主南霸天家中的丫头，备受南匪的欺凌。她怀着对地主阶级的深仇大恨参加了娘子軍以后，在党的教育下迅速成长，最后在紅軍反攻中，她亲手杀死了罪大惡极的南霸天。琼花这个人物勇敢、坚强，有着对党的一片赤誠忠心，有着一颗火热的革命心，是个刻画得比較成功的人物。

第一回

一女奴

夜。

黑云乱翻，狂风怒吼，雷声隆隆。风摧残着椰林蕉丛，闪电照射着海南岛独特的山河景物。

五指山屹立着。

在高入云霄的五指峰上迭印——“1930年”。

暴雨落在荒凉的山路上。

枪声。

一个女人的头部，从一株旅人蕉后伸过来，面向镜头。她头发零乱，脸上有鞭痕，瘦瘦的面庞，浓眉，长目，深眼窝。这个十八岁的女奴，一双黑亮、火辣辣的大眼睛里，燃烧着刻骨的仇恨！她机警地四下张望。

远处传来枪声。

她急转身逃去。

雨雾中，现出她健壮的身影。她拼命地向前跑……

一群黑衣人迎镜头追来，其中一人鸣枪。前边的两个恶奴打着桐油大宫灯，灯上有两个醒目大黑字：“南府”。

山路上走出一位騎高头白馬的“华侨巨商”。旁边跟着挑担子的“男仆”。

騎在馬上的“主人”，二十七八岁，魁梧粗廣，穿一身对他不很相称的漂亮西装，戴凉帽，穿皮鞋。“男仆”，十七八岁，娃娃脸，却努力效法成年人的深思熟虑的姿态。

枪声。

“主人”立刻警觉地勒住馬，倾听。近处又响了一枪。“仆人”望着“主人”。后者用手式告訴前者：稳住！

二人警惕着，又向前进。

在一个叉路口，遇上了逃跑的女奴，迎面飞奔过来。

女奴对騎在馬上的“老爷”，投了一个仇恨的目光。看看他們并没拦阻，她便从他們身边跑过，繼續向前逃命。

“仆人”同情地看着女奴跑远了，刚想說話，被“主人”制止住。

打着宫灯的恶奴們，急急追过去。

“主仆”仍然向前走着。

“仆人”噘着嘴叨咕：“……前边跑的象个丫头，后边追的一定是南霸天家的打手。……”

“主人”同情地听着，点着头。

“仆人”用十分恼怒的口气說：“这要是在战场上，我非把这些白狗子都……”

1 气 单

“别叨咕了，小鬼！”骑马的“主人”温和地制止。

“当心，前边就是椰林寨。闖过这一关，就回到苏区了。

现在不能多管闲事。”他再压低声音友好地警告：“根据地

寨中走去。

“主人”非常注意地看着他们走过。然后，又用仇恨、轻蔑的目光投向蹲在地下翻箱子的“大金牙”。“大金牙”翻出一些来往书信。拿出一封封印着：“洪兄松本金手亲拆”，下落四个大红字：“陈济棠缄”的信。在正面看了看，又倒过来看。他不识字。把信放下又翻，发现一捆又一捆的大批银元，大喜。

“大金牙”龇牙笑了：“财神爷……带走！”

在本县土皇帝、民团总指挥、大地主南霸天私设的刑房和监狱里，一片痛苦的呻吟夹杂着镣铐的声响。

犯人——无辜的农民们，填满了牢房。他们骨瘦如柴，衣破裤烂，周身刑伤，奄奄一息。

在刑房里，有吊在棚上的，绑在墙上的，“坐”在老虎凳上的……

刚刚被抓回来的女奴——琼花，被吊在梁上，瞪着一双火辣辣的大眼睛，刚强地咬紧牙，忍受着瘦小的恶奴头目老四的鞭撻。

恶奴头目老四用公鸭般的嗓音问：“还跑吗？贱丫头！臭奴才！……我问你还想跑吗？奴才！”

“跑！……看不住就跑！……跑！”女奴琼花狠狠地說。

老四挥动皮鞭，鞭鞭见血，抽打着琼花。琼花不躲闪，也不呻吟，怒视着他。这时刑房中央的厚木板门被推开

了。跟着踉踉跄跄进来两个人：骑白馬的“主人”与挑担子的“男仆”。“主人”姓洪，真名叫洪常青，那“仆人”名叫小庞。

小庞紧跟着洪常青进来，后面跟着歪帽斜眼的“大金牙”。看門的“酒鬼”从門外再把門关好。“大金牙”把洪常青和小庞推到牆根处。

精疲力尽的老四，扔掉打开了花的鞭子走过来。他打量着两个“犯人”，用发抖的手点香烟。

“大金牙”請安：“四爷！”

“干什么的？”老四問。

“是华侨！”“大金牙”說，“有銀子！”他用食指和大指比銀元。

洪常青在这一瞬間，把环境观察了一番，目光中露出思考与迅速决定了对策的神情。他先发制人，声色俱厉地說道：“你們这些民团，簡直是土匪！”

老四惊疑地望着洪常青。

“大金牙”提枪想动武，被老四拦住了。

“叫你們的总指揮亲自来！”常青命令道。

洪常青和老四的两双眼睛对視。一忽儿，老四的目光中，漸漸現出疑問：这是个什么人物呢？

二 “貴人”

一件大信封，下角有“陈济棠緘”的醒目紅字。

“这是个手眼通天的貴人！”南霸天在画外說。

县民团总指揮南霸天的办公室內，南匪正检查洪常青的东西。老四已經伸脖子腰站在南匪身后。

南霸天身旁站着一个奇瘦、奇长、一脸灰死肉的大管家。

“看看这！”南匪对大管家說。他一手指着桌上的东西。

大管家翻看着：一长卷礼帖，一堆来往書信，礼帖和書信旁边，是一捆捆銀元。

南匪的声音：“这位发了財的华侨大戶，是回家建宗祠的。”

大管家忙着整理“华侨大戶”的东西。把封面写着“重建南氏万代宗祠随喜礼帖”字样的大帖理好，和十几封信件摆在一块：“那么……請他来一下。”

南匪：“不。”轉对大丫头：“更衣！”

南匪換了一件长袍，再穿馬褂。丫头大櫻战战兢兢地伺候着。南匪在忙乱中說：“这儿从省主席、保安司令到各厅长都上了名，更不要說海南島的豪門！”

大丫头給他戴上鑲着頂玉的帽头。

南匪推开大櫻逆过来的手杖，急忙走出戶外。

三 第一回合

刑房內。

仍然在原来的地方，站着洪常青。他在严肃地考虑着。

几步远的地方，被吊着的琼花，昏迷不醒，梦囈般咬牙切齿說着听不清的話。

好心的小庞，站在琼花身旁，咧着嘴用最大努力分辨琼花的话。好一会才听清几个字。那是：

“……跑！看不住就……报仇……报……跑……女兵……”

洪常青抬起头，显然已决定了什么。这时小庞走到他身边说：

“听不太清，她总是说：报仇，跑，当女兵报大仇。”

“那么说，”常青深思着，“我们要成立娘子军的风，已经刮到这儿了。”

“这姊妹可真刚强，咱们应该……”

外面远远有人喊：“总爷到！……总爷到！”

门帘打开。老四匆匆走进，随手把挡在路上的一个凳子扔到暗处，两步奔到琼花面前，用飞快的手法，解下吊绳，连推带拖，把她扔进离受刑地点不远的水牢里。

南匪跨进刑房门，面对洪常青，高高举拳过顶：“下人无知，多有得罪……请！”

洪常青摆出贵人架子，有身分又有分寸地称了声：

“南总指挥！”

“不敢不敢。”

洪常青不软不硬再敬一句：“想不到我们在这……幸会！”

四 蛇宴

非常考究而舒适的南府客房内。

小庞一面假装给洪常青刷西装，一面紧张地与常青耳語。

老四和小管家，亲自提着“洪先生”的行李、銀元箱子笑嘻嘻走进来。

小管家：“爷的东西都在这儿，請爷查点。”

“嗯……”常青用鼻子哼一声，看看箱子，“不用了，去吧！”

“是。”

二人恭恭敬敬退出。

小庞低声地说：“我们把捐款带上，連夜就回家吧！”

常青对着大穿衣鏡假意整理領結，从鏡中用眼睛監視門口：“不，那样会引起敌人疑心。稳住点。他要是跟我們糾纏，就趁机会摸摸老土匪的底細，准备将来好揍他！”

比客房更豪华的、南总指揮的臥室內，同样有两个人在密談：

南匪：“不，他跑不出我的眼睛！”他对满脸疑慮的大管家进行指点和說服，“好好地款待他，一定要釣住这条大魚！利用他的关系，替我們在广州、南洋办軍火。看这小子的架子，要他出五百条枪，还不会有什么困难吧！”

夜靜更深。南府深宅大院响起破碎的梆子声。

南府正房。

大客厅摆好圓桌，几个丫头輕来輕去向上摆东西。

南匪与洪常青，在烟榻上交談着。

此时，站在大客厅門外的小管家唱了一声：

“黃爷到！”

一个又矮又壮、脸上有一道大伤疤、穿着对襟短衣的人大步走了进来。他滿腰围着子弹，还插着两杆圓枪。

大管家用几乎是对贵宾的口吻請着：“請这边……”

来人对南匪抱拳：“总爷！”

南匪向洪常青介紹：“这位是陈林森家，难得下山一次。……这是洪先生。”

黃匪：“黃鯤山。兄弟緣份。”

南匪指大管家：“这是我的总管。”

大管家微微躬身。

大丫头走近南匪：“菜齐了，請爷吩咐。”

南匪：“請請！給仁兄压惊。”他轉对大丫头：“开宴！”

四人入席。大厅中出現一陣奇特的忙乱：几个丫头，几个婆子，走向摆宴的圓桌，那桌上摆着几个“大件”菜，都盖着馬口鉄做的封盖。丫头們的手按在封盖的把上，准备好。

两个老仆已經在房子里适当的位置上，摆好两大盆酒，他們手中举着燃着的紙燭。

几个男仆在烛台前站好。

大丫头怪声地唱：“灭灯！”

于是，烛台前的男仆鼓起腮帮将所有蜡烛吹熄。
纸媚投入酒盆里。

整个大厅被突然升起的惨绿色的酒火籠罩了。

南匪亲热地对洪常青：“这是手下人想出来的一点余兴。”

南匪一挥手：

一个丫头像变魔法似地揭开中间一个大盘的封盖。

特大的、椭圆形的盘子里，摆开两条剥成段又安在一起的无头黑蛇，在两个蛇“头”的中間，摆着一颗生蛋黃。

“二龙戏珠！”南匪說。

丫头又打开另一大件菜。

南匪夹弄地抓一小把菊花，撒到盘子里說：“五蛇羹。”并用眼光指揮丫头們。

丫头們把封盖全打开了。

“小菜小菜。”南匪說；“还是請仁兄先干这杯蛇胆酒。”他推給洪常青一个大玉杯說：“貴客双胆。”

洪常青：“多謝。”

“为了富貴榮华，”南匪高声說，“請！”

洪常青：“請！”

四人飲酒。

大丫头眼睛盯着洪常青，开始唱琼 戏：“……黃巾賊，四方掠搶，众諸侯，分疆土，各霸一方……”

五 再逃跑

琼戏声、笑声传进刑房。

老四手里拿根绳子走进来。

看门的“酒鬼”开门：“吊那母，半夜三更又卖

人！”

“酒鬼！卖了，你好到窑子去逛她！”老四丢手，命令“酒鬼”放梯子。

“酒鬼”向水牢里放一个小梯子。

“上来！”老四对水牢中喊。

琼花在水牢中闭目不理。

老四下来拉人。老四往上拉，琼花往水里坐。老四急了，用扶梯子的手去打，一下子失去平衡，一只脚踩在水牢里。

琼花非常注意这个动作。

老四骂着，推着，把琼花推上梯子。

琼花在前，老四在后，爬上水牢口。老四爬出水牢，举手就打，琼花趁势向下一蹲，抱住老四的腿，把老四掀进水牢。

琼花逃出刑房。

在院子里，她迎面遇上了丫头大樱。大樱惊喜地给她让路。她跑向后院，跑向一个后角门。

一个挑水的丫头，帮她打开后角门。

琼花跑出。

犬吠，身后远处老四的公鴨嗓子在叫：“抓住她……”

六 搶救

夜宴上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。

南匪：“目前嘛，島上只有少数中央部队。——蔣总司令正忙着围剿大陆的共产党，这儿大都是各县的民团武装。”

常青：“就象戏里唱的那样：‘众诸侯，分疆土，各霸一方’，这是不幸！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！”南匪同意，“但是我们只有一个敌人，那就是琼崖共产党，他們的所謂的紅軍，是今年夏天才拼凑起来的。”

黃鎮山一直在大吃大喝，似乎对一切人都不放在眼里。这时却插了一句：“什么紅軍，只有一个团有真正的鋼枪，其余的都是媽的冷家伙！”他話外有音地說：“总爷，有我黃鎮山保你的江山，用不着再捧张三李四！”他目示洪常青。

南匪：“啊，这个……請菜。”

空气頓時显得有点紧张。

阴郁的太管家，象是为了緩和空气，但也話外有音地問：“洪先生，这次回乡，怎么沒带宝眷随行啊？”

洪常青笑了笑：“路上不大方便吧，刚才总管不是亲眼見到，演了一出戏。”他有意打一个捧一个地說：“要

不是好客的南总指挥，我现在还不知道坐在哪里呢！”

南匪忙接过话头：“哪里哪里……不，我是说，我们今天，应该同心协力，同心协力。趁共产党翅膀还没长硬……”他狠毒地做个手式：“就掐死他！……”

窗外，雨后晴空如洗，洁净的天空上，衬出近在咫尺的峻岭奇峰。

室内，洪常青与南匪并肩站在窗前，用毛巾“揩手”。显然夜宴已经散了。

“多蒙仁兄错爱，为这大好河山，我们应该奋斗！”洪常青偏头对南匪，“但是得等小弟修好宗祠，略尽子孙的一点孝心。”

“孝为本嘛！人伦之常！”南匪说。

大门开处，两个大宫灯先进，后边是老四和恶奴押着又被抓回的琼花。

大管家向南匪耳语：“琼花又跑了两回……”

恶奴押着琼花向后院走去。

南匪不耐烦地：“赶快卖掉！”

在窗前，洪常青把一切看在眼里，听在耳里。

“兄弟有一事相烦。”洪常青一反刚才的冷淡，用亲近的语调说。

“请讲！”

“家母是南总指挥的同乡……”

“呸！”

“现在家母客居广州，想买一名能讲家乡话的丫头，